

我有我天空 - 第 27 集 - 鄭良亨 - 我是孩子的阿童木

鄭 鄭良亨

W William

K Kris

W：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。我是 William，大家的家中有沒有小朋友呢？若果有，我想問問大家有沒有跟他們看過一套卡通片名叫阿童木呢？那隻黑色頭髮沒有穿衣服的公仔呢？我聽別人說可以揭開他心口，便見到入面有些機器的。為什麼會說阿童木呢？因為今日在我身邊這位朋友自稱為跟阿童木一樣無所不能的，先介紹他出來給大家認識一下，阿亨你好。

鄭：Hello。大家好。

W：你要說大聲少少，不能膽小啊。

鄭：大家好！Hello。

W：好的。稱呼你做阿亨，你的全名是怎樣叫？

鄭：全名？多數叫我良亨。

W：良亨。在你身旁有你的太太。Kris 你好。

K：你好，各位早晨！

W：阿亨知道你本身有兩個小朋友，是嗎？

鄭：是。

W：他們有多大？

鄭：其中一個就六歲，是男孩來的；細個個就四歲女來的。

W：OK。你平時很喜歡跟你們玩？

鄭：好喜歡啊。

W：為何他又會送了阿童木這稱號給你呢？

鄭：這個是我太太在我出事後給我的稱呼。

W：出事後？你遇到一個意外？

鄭：遇到交通意外。

W：交通意外？

鄭：是。

W：當時，交通意外令到你有什麼傷害？

鄭：情況就是在我下班的時候，駛著電單車回家途中，後面有一輛貨車跟隨得我很貼、好近的，後來才知道那貨車是超速和超載。以及沒有剎車系統，從後面撞過來。

W：但當時是晴天？

鄭：天氣很好的。

W：天氣好也發生意外？

鄭：是啊。

W：那麼你被貨車撞到時有什麼感覺？

鄭：說回事發經過，前面正是等候單線行車及等候過燈的，單線時車速應減慢，當時我駛著的電單車都已減慢車速，預備停車等候轉燈，已預備開啟死火燈。那輛貨車仍是一直近得我很貼，不知是趕著下班或是其他原因，那貨車司機駕駛的態度都有點問題。貼得我很厲害。差不多預備停下時，開啟著了死火燈。我再看了看車上的倒後鏡，他依然是近得很貼。

W：對。

鄭：前面的車舒緩了少許，前面行車我便行車，我過不了便再一次著死火燈。再一次著同時是給貨車信號，要收慢車速，誰不知我再看倒後鏡，見到貨車近得越來越近。當時的情形我不能駛出中線，我唯有看著貨車走近，心想它不會撞過來吧，怎知隨即便「Bom」一聲撞到了。

W：哎。

鄭：是啊！慶幸撞到後電單車沒有即時翻側。不幸的是我被夾在車底下，走不出來。貨車沒有剎車系統，於是我被它拖行了十多、二十米才停下來。期間，油缸還爆了著起火，那刻我心裡便想我的生命不會在三十多歲完結嗎？突然靈光一閃，想起家裡有一對子女、我家人和太太等等，當時想了很多。

W：很短時間而已。

鄭：在很短的時間想了很多。或許是因為太痛，痛得連自己的意識也迷糊似的。其實，我原先可以選擇放棄自己，在油缸爆炸火燒的一刻，我可以放下雙手讓那貨車撞到我的頭，我只要把上半身放鬆、頭放在地上就可以說完結。腦海竟然閃了一閃我不能放棄，唯有要撐著自己身體，用自己雙手和上半身的力量撐著，不能令自己的身體放鬆倒在地上。

W：哦。

鄭：我被貨車拖行了十多、二十米才停下來，我仍然是清醒的，那時肇事的貨車司機才走下來先走下來，說「出事了」。當時，火仍然在燒。最遺憾的是肇事司機毫無意識，還說先去取水滅火。

W：吓！

鄭：令到火上加油，火只會燒得更勁。不幸中的大幸，對面線的馬路竟然有人見到這邊發生火燭。於是他把車停下來，他在車上拿了滅火筒來替我撲滅火，好讓減低內臟被燒壞的機會。其實那陣子的時間很短，但對我來說卻是很漫長似的。

W：火已滅，但人仍然被卡著？

鄭：是啊。

W：要等消防員來？

鄭：等消防員的時候很辛苦，大概十五分鐘左右。其實速度都算快，我想他們一收到接報便已經安排好多車輛出來協助救援。救護車、消防車和警車陸續來到，被卡住期間，我沒理由只想著很痛苦、很痛苦，很想走出來。我反而冷靜地檢查自己身體的各部分。

W：吓！看看是否還有感覺？

鄭：是。在我工作上、工種上都會認識到急救的處理方法。自我檢查後，可以完全講解給醫護人員聽，讓他們爭取時間救援。

W：檢查完後有知覺？救護車、消防車和警車來到了，消防員扶你出來，當中可能是毀掉貨車，出來後的你還看到嗎？

鄭：對啊。

W：你看見什麼？

鄭：期間我的右腳被夾著，出來後看見腳趾已經像要脫下來一樣。

W：即是還有皮連繫著腳趾？

鄭：是連繫著腳趾，但其後分開了。我心裡已預料自己的右腳將會是保不住。

W：左腳是還有感覺的？

鄭：之前檢查的時候左邊的手指腳趾都懂得活動，但沒想過可以保住手指腳趾；當我被扶出來的時候右腳已失去了知覺，痛的感覺也沒有了。

W：神經都沒有了？

鄭：痛的感覺已經沒有了，我便知道救不到。

W：接著便要去醫院。

鄭：上了救護車後，我還講解自己的傷勢給救護人員聽。

W：當時仍可以清醒？你當其時仲清醒？

鄭：還清醒的，可能身體……身體體質好。有失血、有暈的感覺，但我也先說了自己的身體狀況讓他們知道。

W：是。

鄭：當他們了解後，我希望有助加快救援速度，不用再重新檢查。其次，電話已第一時間交給救護車上的救護人員，跟他們說了太太的電話，什麼事可直接聯絡

她，隨即我開始暈，我把所有事交代好才「睡」。

W：你也很厲害啊！

鄭：把所有事交代好才暈。

W：你所指的「睡」是指進了醫院，是嗎？

鄭：是啊。

W：到達醫院後，醫生循例跟你些檢查。你剛才說腳有個就快脫下的東西，到最後需要進行截肢嗎？

鄭：當時已經是昏迷，十多天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到清醒的時候，已經是十多天後的事。醫生先跟你說有細菌感染，很大機會需要截肢，那時還未肯定說需要截肢。感染是初期，再過了兩、三天醫生就同我說我的腳受細菌感染，一定要截肢，若不截肢的話康復路會很長。

W：是，截肢多少？

鄭：跟我說至膝蓋以上。

W：膝蓋以上，最少有兩個關節位。

鄭：沒錯。

W：知道要截肢，你當時怎樣？

鄭：難受少不了一定會有。慶幸有家人的支持，醫生竟然跟我說「長痛不如短痛」，這說話令我很深刻。醫生還說若不截去受感染的腳康復的機會會較截肢的差，截肢的復康會很快好，因腳趾、膝蓋關節的康復速度慢且很麻煩，不如你截肢吧，當你裝上義肢之後，你的活動能力會較醫腳趾、膝蓋關節更好走起看會好一點。

W：明白。那問太太，那刻你都在醫院在場。

K：是指發生意外那天？

W：你收到訊息，丈夫就說打了電話給你。

K：不是他打給我的。

W：叫醫護人員。

K：是醫院及警察。

W：當時，有沒有想過阿良需要截肢？

K：沒有，因為都不知道他的傷勢是什麼樣。去到醫院，跟醫生一起時才知道，那時已經知道。

W：但他昏迷了十多天。

K：是啊。

W：那一刻醫生還沒說的。

K：但，其實在發生意外當日，在醫院留生已跟我說了。他說很大機會，因為腳已經破爛了。

W：你當時心情怎樣？

K：那刻無法接受；但無奈地要接受。不過身邊有很多人開解我，怎樣也要接受，因為這不是他想的。

W：怎樣面對小朋友？那時候他們年紀還很小。

K：是啊。他們年紀還很小，所以要像你開場的時候利用卡通人物引導他們，讓他們預備有心理準備爸爸出院，不再像以前平時有一雙腳，可能出院只得一隻腳，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可以容易接受。爸爸之後隻腳更厲害的腳、很堅硬的，踢也踢不動的。跟他們說類似的話。

W：你覺得小朋友明嗎？

K：細的只以為是換腳，但其實大的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因為畫了一幅畫給我看，爸爸現在就躺在床上，等爸爸出院時就會在床的位置畫上X，爸爸到時可以重新站起來。以及，他也知道是交通意外，大的兒子就較為早熟一點，也能接受到的。其實丈夫在醫院十多天，兒子也到過醫院探望他，擔心他們太久沒見，

因為怕有細菌感染，只能在門口不能進入，但站在門口打招呼 Say Hi，所以其實兒子已知道是什麼事。當然，沒跟他詳細說交通意外事發經過，但他知道爸爸是撞了車。

W：現在問阿良，太太想到阿童木，你那刻怎樣？

鄭：兒子來到探我的時候，真的哭了。

W：哭是基於覺得自己無能、還是什麼原因？

鄭：小朋友年紀還小。剛才太太也提過我是康樂組。

W：即是家中一般的娛樂，都是跟小朋友玩。

鄭：那麼我之後怎樣跟他們玩、怎樣再相處呢？

W：失去了一隻腳，不能跟他們玩些很刺激的。例如只玩捉迷藏，你也未必可以。

鄭：是啊。捉迷藏也很難。

W：小朋友很喜歡捉迷藏，要你來找他，怎辦？

鄭：之前也挺不愉快，但在醫院再想雖然我不能玩一些體力上、活動能力大的活動和遊戲。另一方面，便想可以玩一些靜態但都有趣味的遊戲。在醫院會看看書本，參考人家的遊戲，到我康復後用這方法跟他們玩。

W：這心態挺好，IQ 題也可以。

鄭：可以。

W：小朋友也很喜歡的。

鄭：問問題、角色扮演，不一定是球類運動。

W：角色扮演也不錯，有機會要跟你的小朋友切磋一下。

鄭：好啊。

W：你之前說被火燒，那皮膚應該是受到燙傷，燒了多少成？

鄭：皮膚百分之二十五，都算嚴重，是三級燒傷。

W：三級燒傷？即是去到真皮。

鄭：已是深層。

W：以我認識，燒傷最痛就是洗傷口，你當時怎樣？

鄭：當其時忍。一個字忍！

W：但是每天也要看著。

鄭：是。每天也是像行刑，尤其是早上九時，姑娘開始準備東西，我覺得就像古時行刑那些，是刀削那種，不是斬頭那種，刀削削骨那種行刑，我想其實也差不多痛。

W：那刻，有沒有放棄？

鄭：沒有，沒放棄過。醫護人員也很好的，第一天便跟你說會很痛的，你真的要忍啊！心便想「有多痛？」，當時也不覺得有多痛。雖然是很痛，但都要「死撐」，有點自誇的。

W：你真是鐵漢啊；給我的感覺。

鄭：到真正用棉花的時候，便叫出來了，真的忍不住。

W：一片棉花？

鄭：是呀。我是被一片棉花玩完，棉花只是輕輕「掂一掂」，我便叫「唔好抹呀！」接著，他們便說只是放下來沒有抹，但我說很痛啊！

W：只是印都痛？

鄭：是啊。我說很痛！他們說不能不抹的，第一天因為不知程序過了便行了。到了第二天便開始驚了，還開始震了。看見他們推著放滿消毒藥水的車去走近……



W：維持了多久？

鄭：我想起碼維持了半年。

W：洗半年？

鄭：要啊，洗半年啊。

W：是天天的，不會有星期日休息的。

鄭：不會有休息的，一定不會有星期日休息，是日日的。慶幸醫護人員跟我說會好起來的。今天包起來像木乃伊，但之後慢慢拆那你就會好起來。

W：因為我現在都知道他們有很多膠布已經有消毒的、有藥性作用。跟你同房的，都應該跟你一樣，即皮膚受到創傷。你住了很久，病人又怎樣？

鄭：我住單人房的，之前住雙人房。因為受細菌感染，於是就去了單人房隔離。在未證實受細菌感染的時候，我之前都跟對面伯伯一起，他是被滾水燙傷的，是獨居老人。他就經常叫的，但不知他在叫什麼。

W：痛？你的感受是？

鄭：可能是想人家關心他、又或是痛，經常叫經常按鐘的。認真說起初我也覺得他是煩厭的。

W：後來怎樣？

鄭：後來了解之後，亦加上自己需要護理和康復，知道大家也是很慘。他叫肯定是有他的原因，不會沒原因的叫。

W：他想說些話給你聽。

鄭：即是想找姑娘。但當姑娘來到就即時沒事，可能是來拿些物件。但日日如是，日日也在叫，以及我見他家人來探他的次數比較少，且時間亦較為短，所以他可能需要更多關心，又或是真的痛苦，那就會不停 Call 醫護人士和護士姑娘。

W：在過程裡，我知道不單有你太太無微不至。一會兒我會問她，但上天又挺好，

安排了天使給你、在祝福你，那天使是坐輪椅的，有位朋友特意來探你，那位朋友是你一直認識的？

鄭：開頭是真的不認識。

W：不認識的……若果大家是燒傷的，同在同一區病人都可以，但那位朋友不是像你燒傷，他已坐了多年輪椅，又怎會認識到你呢？

鄭：是一個緣份。我媽媽做陪月的，她剛巧在照顧小朋友叫吳文珊，跟羅偉祥「祥仔」好好朋友、很多年感情的朋友。我媽媽知道我出事後都想找人傾訴，於是跟文珊說過我發生了什麼事，不是怎樣時空交錯，文珊又可以說把我的故事說給「祥仔」聽。「祥仔」好好啊！聽到後二話不說第一時間來醫院探望我，起初我都沒接觸過，我又不知道他是使用輪椅、什麼也不知，媽媽說有位名叫羅偉祥的人來探你，當然我都可以接受的，因為都需要別人的支持。來到見到「祥仔」，才知道原來他是一個坐輪椅的殘疾人士，立即很感動。當時他是獨自來的，沒人陪他的，覺得他很厲害，令我在醫院期間得到一個動力。

W：「祥仔」其實也是我有我天空的其中一個嘉賓來的，若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上去收聽。「祥仔」陪伴你走過一些的時間，你便慢慢康復，當時有沒有想過你的工作怎樣？

鄭：工作？工作都有想過，因為我始終不能再做以前的工作崗位。

W：你以前是做什麼呢？

鄭：以前是在懲教署做的，做了十八年。我也做過軍裝職員，但我做得最長時間是體育教練。

W：體育教練的意思是教什麼人？

鄭：負責犯人的日常體能訓練。

W：即是他們早上在操場操練，你就負責操練及運動上協助他們。

鄭：沒錯！

W：不能做回的了。

鄭：是啊，不能做回的了。自己已心裡有數不能做回的這工作崗位。

W：能否轉？

鄭：起初我也不能決定，因為是部門的決定來的，我在住院期間懲教署署長單日堅探望我，他來到時打了支強心針，就說良仔，你不用擔心。先休養，工作方面待你完全康復才慢慢安排。我已放下工作方面的包袱，我也不用擔心。家庭上方面我想有太太、有我家人支持我，又不用擔心。

W：所以我想問，你常說有很多事不用擔心，但實質應該有少許，至少你的外觀已不同，對嗎？面對小朋友真的有些事是需要調節。

鄭：對啊。

W：太太 Kris，你是夾在中間的。

K：可以這樣說。

W：那麼你平時怎樣面對？

K：面對的意思是指面對我先生？或是小朋友？

W：是啊。這麼大的轉變，無論工作上、或者未知康樂組組長仍可否擔任，那刻你怎樣。

K：他住院住了大半年，我當時的辛苦只是要兩邊走，不是真真正正回家跟他們相處的問題，所以有大半年時間讓我調節兩邊，有時我也要心理輔導我先生，現在有很多已跟之前不同。早前每件事都很急的，每件事都要做做、快快、跟小朋友玩得很瘋狂。都要跟他說不要想動的方面，想下可以怎樣跟小朋友靜態地玩。至於小朋友方面，每兩至三星期便會帶他們去探我先生，讓他們看看爸爸現在真正的樣子，可以說差不多有大半年的適應期。

W：現在小朋友年紀小，當他們長大到了小學、中學，便會有比較。

K：會啊。因為其實現在兒子已經有比較，我會跟他說如果有一天別人問為什麼爸爸這樣，便說爸爸受傷，我覺得這不是一件醜的事，而是一個意外。而且現在的小朋友也很成熟，可以大大方方地說我的爸爸有意外，所以受了傷。我覺得沒需要跟他很詳盡地解釋。但我也會教他若果同學問你，你便說爸爸受了傷、有意

外車禍，所以受傷了，我會教他怎樣向同學們解釋若同學問到的時候。因為不是一件醜的事，先生也不想的。

W：好好唷。好感受到你的教導很好。阿良，太太默默在背後支持你，你康復了投身上班了，你轉了做什麼工作？

鄭：轉了較為文職的工作，不是前線。

W：當然，因為始終能力有些障礙。

鄭：文書處理都可以的。

W：不用體力勞動。

鄭：慶幸我復工後所有同事也當我正常人看待。沒有存在歧視的，有些事就調整了，其他都當我正常人看待。

W：你覺得香港人呢？

鄭：香港人就……

K：一點點。

W：太太好像有很大感受，為什麼你說一點點呢？

K：因為起初還沒有義肢，需要坐輪椅。有些人很好會幫你開門；有些就奇異目光，有些可能純粹望你，似望動物園似的。

W：當時你有沒有壓力？

K：有。有少少。

鄭：開頭時候，我又沒有特別感覺。

K：但他使用輪椅的時間很短。

鄭：因為大家的視線不同，他在上面望下來，我在下面根本不知道。

W：當然。

鄭：太太感受較多，因為她推著我。

W：其實，你知不知道太太在背後面對了很多這些感受？

鄭：知的。

W：那你怎做？

鄭：陪她聊天、吃頓較好的。

W：吃頓較好的是指你煮，或是帶她去吃定其他？

鄭：兩樣都有的。

W：若果將來，將來打算怎樣？

鄭：將來都……

K：將來你……做你想做的。

鄭：將來做好自己份工先吧。工作上可以，其他家庭上也可以，怎樣說……

K：將來希望子女聽話；希望先生的身體康復得更好，像百分之一百正常人是沒可能，但起碼可以做到照顧自己之餘，還可以跟小朋友玩；小朋友都是要快高長大，亦是很多人的基本願望，不想再有任何事發生。

W：不知道聽眾聽不聽到他們說這番話時，是笑著說。有時很有趣，他說不可以百分之一百做回正常人，但背後很像很有信心、很有盼望的。像幅圖畫很美，手拖著手，跟小朋友去玩。但我難明，你真正經歷過、又經歷過一些障礙，這麼快便可以克服接受的。

K：其實不算快，一來可能我們多朋友，以及他本身的同事也很好，發生意外當晚已經夜了，當時小欖的上司是住在小欖宿舍。

鄭：部門主管。

K：特意跟他的太太駛車過來醫院探我們。那時已有三、四十個同事在醫院外面，之後基本上每天都有懲教署的同事來探望和做很多 backup 的工作，所以其實不是純粹我們倆、我一個，有多個人，於是令到他常常正面。

W：所以在你的故事我體驗到同路人的重要。若果好像你對面床的伯伯那樣，可能多一、兩個同路人，伯伯就可能沒有這麼生氣。

鄭：沒錯沒錯。

W：最後，阿艮除了下廚給太太，將來有什麼夢想？

鄭：始終都是運動員，夢想都是希望在運動方面。我希望可以繼續打球、游泳、跑步。

W：嘩！打什麼球？

鄭：我之前很喜歡踢足球，足球可能未必踢得到，希望可以玩其他球類。

W：我想足球應該得的。我們盲人也有足球隊，找機會帶你去看看。可以加入跟我們一起玩都幾有樂趣。今天時間差不多了，希望下次到時帶小朋友一起去踢波，再有開心片段再跟聽眾分享。

鄭：好啊。

W：謝謝兩位。再見。

K：謝謝，再見。

鄭：再見。